



说吧 莫言

莫言 著 海天出版社

作为老百姓写作

访谈对话集

访	谈	对
访	谈	对
访	谈	对
访	谈	对
访	谈	对
访	谈	对
访	谈	对
访	谈	对

说吧莫言

③

作为老百姓写作

访谈对话集

莫言 著

海天出版社

7
ux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作为老百姓写作：访谈对话集 / 莫言著. — 深圳：海天出版社，2007.7

(说吧·莫言 中卷)

ISBN 978-7-80747-005-2

I. 作… II. 莫… III. 莫言—访谈集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82838号

丛书策划 旷昕

责任编辑 陈淮涛

责任技编 蔡梅琴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137(批发) 83460397(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设计制作 深圳市海天龙广告有限公司 Tel: 83461000

印 刷 深圳市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6.5

字 数 390千

版 次 2007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7月第1次

印 数 1-10000册

总 定 价 98.00元(共3册)

本册定价 33.00元/册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2000年在家中接受采访



2002年春节与大江健三郎先生在故乡场院



2005年与意大利作家马格里斯合影



2005年在意大利与电影导演奥米在一起



2006年春在日本京都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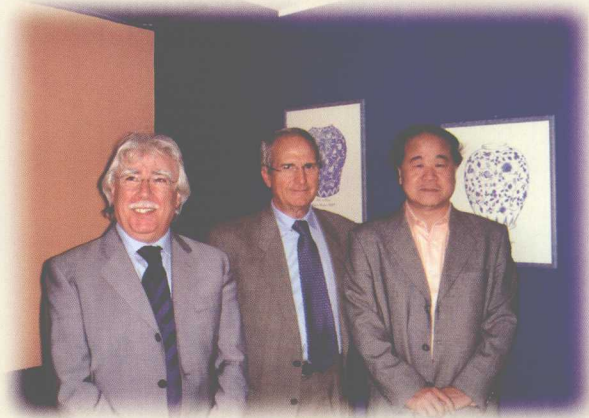
2006年在日本关西大学为学生签名



2006年在日本京都大学



2006年元旦在北京



2007年5月与西西里岛恩娜省省长（左）和科瑞大学校长（中）合影

目 录

访谈录

我想做一个谦虚的人

——答《图书周刊》陈年问 2

我的文学殿堂里的一块最沉重的基石

——答《丰乳肥臀》日文译者吉田富夫教授问 6

努力抗拒成熟

——加拿大华汉网文化栏目负责人川沙采访录 ... 13

先锋其实是一种内心需要

——答千龙网记者问 19

作家进校园对作家和学生都是好事情

——《青年思想家》记者齐林泉采访录 25

我认为我是必要的

——《中华读书报》记者舒晋瑜采访录 29

中国作家的社会地位是很高的

——以色列《国土报》记者访谈录 34

小说中的人物不应该与作者划等号

——答《河北日报》记者问 40

关于《檀香刑》的几个问题

——回答《南方周末》记者 42

猫腔大戏

——与《南方周末》记者夏榆对话 45

发明着故乡的莫言

——与《羊城晚报》记者陈桥生对话 54



写小说就是过大年

——与《中国教育报》记者齐林泉对谈 62

用自己的情感同化生活

——与《文艺报》记者刘颀对谈 75

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两大源泉

——答法国《新观察报》记者问 91

追忆与青春

——与《中国教育报》记者齐林泉对谈 96

用自己的腔调说话

——《新京报》记者采访录 103

好的小说应该具有多义性

——回答孔舞晨的问题 109

关于劳伦斯

——与《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编辑谈话 112

媒体与文学的关系

——答《检察日报》社记者孙丽问 127

北海道访谈录

..... 130

向中国古典文学致敬

——与《南方周末》记者张英谈话 168

还是让作品说话吧

——沈阳《华商晚报》记者杨东城采访录 ... 193

现实主义一直是文学的主流

——答《芙蓉》杂志编辑努力嘎巴问 197

土地 传统 汉语文学

——与《新报》人文记者余地对话 203

关于福冈亚洲文化奖

——答新华社记者平悦问 212

福冈获奖与童年记忆

——答《亚洲新闻人物》记者问 215

对话录

莫言八大关键词

——与《河北日报》记者崔立秋对话 219

耳朵的盛宴

——答《亚洲周刊》记者问 232

关于男人和女人

——回答胡志明市南方出版公司阮丽芝的问题
..... 238

我写小说 小说也写我

——答《中国空港》记者赵学美问 243

心灵的游历与归途

——与林舟对谈《丰乳肥臀》 250

故乡 梦幻 传说 现实

——与石一龙对谈 263

作为老百姓写作

——与大江健三郎、张艺谋对话 287

中国当代文学边缘

——与杜特莱对谈 331

真正的文学是超越民族、国家的

——与李比英雄对谈 340

重建宏大叙事

——与李敬泽对谈《生死疲劳》 354

《生死疲劳》是充满温情和希望的

——与骆以军笔谈 362

说不尽的鲁迅

——莫言孙郁对话录 371

先锋 民间 底层

——与杨庆祥对谈 406

访谈录

录

录

录

录

录

录

谈

谈

谈

谈

谈

谈

访

访

访

访

访

访





說吧莫言

我想做一个谦虚的人

——答《图书周刊》陈年问

1999年3月

陈年：我现在知道，《红树林》的故事首先是你为一个电视剧所写，那么电视剧的写作与小说的写作有什么不同？

莫言：这部小说在我所有的小说中，就创作过程的曲折复杂来说，是首屈一指的。它作为小说，构思于1995年底，当时我与一个朋友去一个南方的滨海城市采访一家工厂，准备写一篇所谓的报告文学。我对采访对象没有什么兴趣，却对这个城市的珍珠养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此之前，我就看过有关珍珠加工和养殖的书，这种富有传奇色彩、既是昂贵首饰又是名贵药材的物品引起我很多联想。有两组画面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一组是青春健美的渔家姑娘裸着身体、冒着生命危险潜入海底采集珍珠；一组是高贵的女人裸着肩头、脖子上戴着璀璨的珍珠项链在灯火辉煌的大厅里翩翩起舞。我感到这种对比富有深意。从南方回来后我进一步搜集有关珍珠方面的材料，这些材料有历史掌故、有神话传说、也有纯粹技术方面的。准备得差不多了，1996年春天，我动笔写这本书，当时的书名叫《珍珠奇谈》，写到大约五万字时，我原来的单位分给我一套房子，在房子问题上我可不敢拖拉，把小说扔到一边，赶快找人装修，然后又忙着搬家，搬完了家就忙着办理转业的事，小说的事根本顾不上了。转到报社影视部后，就张罗着写了一个十八集的、反映检察官生活的电视连续剧。剧

本出来后，我自己也不满意，于是决定推倒重来。为了打破这种行业剧的套子，我决定首先应该给故事寻找一个美丽的环境，一个让大多数观众感到新奇的环境，就像电影《红高粱》那片高粱地一样，于是就想到了南方的珍珠养殖。我与两个同事去了广西的珍珠之乡，在那里意外地发现了一大片红树林。红树林是生长在海里的树林，过去我在资料上见过，但到了实地一看，感觉大不一样。当时就决定，检察官的故事应该放在珍珠里，珍珠的故事应该放在红树林里。剧本写完后，大家都比较满意，我自己甚至有点得意，我认为还没有一个写电视剧本的舍得像我这样在一部十八集的戏里浓缩进去这样多的东西。去年九月，剧组去广西拍摄，我坐在书桌前，重新面对《珍珠奇谈》，连续半个月，我没有在原稿停住的地方往前推进一步，我感到自己处在了一个岔路的路口，无法按照原先设定的道路前进了。我舍弃不了《珍珠奇谈》，但前边的《红树林》又在强烈地诱惑着我。最终我决定走一条中间道路，在《珍珠奇谈》和《红树林》之间左顾右盼，我希望能够左右逢源，但难度很大。写到大约一半时，我索性在一个章节里把《红树林》全部解决，然后从容地讲《珍珠奇谈》。

电视剧本与长篇小说的创作不是一回事，但也不是绝对的没有关系。长篇小说好像一棵大树，而电视剧本则像一套家具。用大树造成家具比较容易，但要把一套家具复原成一棵大树几乎是不可能的。我的这次创作就有点像把家具复原成大树的妄想，虽是妄想，但也充满恶作剧般的乐趣。搞到一半时，我不得不把那些家具全部劈碎，圈成了一个栅栏，然后在栅栏里重新栽了一棵树。

陈年：前些天你对我说，现在把小说写“好看”就是你对自己的最高要求了，如何理解这里的“好看”？或者说，是否认为自己过去的小说“不好看”？

莫言：关于小说的“好看”和“不好看”，看起来是个很简单的问题，其实是个很模糊的问题。什么是“好看”，什么是“不好看”，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几乎是因人而异。我心目中的“好看”小说，第一要有好的语言，第二要有好的故事，第三要充满趣味和悬念，让读者满怀期待，第四要让读者能够从书里看到作者的态度，看到作者的情



绪变化，也就是说，要让读者感到自己与作者处在平等甚至更高明的地位上。不是一个成年人讲故事给孩子听，而是一个孩子讲故事给成年人听。这样，作者在叙述中可以故意地、也可以无意地犯一些错误，让读者感到自己的阅读居高临下。

我过去的小说有的好看，有的不好看。当我写得不好看时，就是我试图把故事讲得完美无缺的时候。我总想在一部小说里把所有的好话说尽，结果就造成了对读者的蔑视。其实，我想，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小说里，都不应该把好话一次说尽，应该一次说尽的是坏话，好话应该多次说，慢慢说，有所保留，点到为止。另外，好看的小说既让读者充满期待，但也不必每次都让读者的期待得到满足。你应该让读者骂你：这个笨蛋，他应该往这里写啊！但我就是不往这里写。我没写出的，读者在阅读时其实自己已经写了，甚至比我写得还要好。

陈年：你是否关心其他中国作家的创作？如果关心，关心谁？出于一种怎样的心态？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你对当代中国小说写作的现状如何评价？

莫言：我非常关注同行们的创作。前些年年轻时，出于一种古怪的心理，我曾经撒谎说不看同时代作家的作品，好像那样就显得不同凡响。现在我已经四十多岁，应该努力做一个坦率的人。现在活跃在文坛上的作家，都在我的关注之内。我不开列名单是因为这个名单会漫长得如一条红绸腰带。我阅读他们，第一是想向他们学习，第二还是想向他们学习，第三还是想向他们学习。人到中年，我除了想努力争做一个坦率的人，我还想努力争做一个谦虚的人。做一个坦率的人是为了夜里不失眠，做一个谦虚的人是为了能够进步。至于当代中国小说写作的现状，一个谦虚的人是不会回答这种问题的。

陈年：读《红树林》以及你以前的作品，我发现女性角色在你的叙述中往往作为被赞美的对象，男性角色则大多卑琐不堪，你是否同意我所说？同意与否，我都想知道你是如何看待性别差异的？以及，你如何看待女性与世界的联系？我希望你能以《红树林》中的林岚为例。

莫言：我没有理由不赞美女性，因为女性是我们的奶奶、母亲、妻子、情人、女儿、密友。我的遗憾是我还没把她们写得更好一点。我作品中的男性角色也不都是卑琐不堪，也有余占鳌、司马库那样的好汉子。我的小说里没有完人，不论男女，都是有缺点的，正因为他们与他们有缺点，才显得可爱。我从来不去考虑男女性别差异这种麻烦透顶的问题。我是男人，我在写作，写作并不能改变我的性别，我也从来不去试图用女性的态度看男人或是其他，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梅兰芳在舞台上男扮女装时，胡子也在同时生长。一个男人能够自如地扮演的角色其实也不需扮演只能是孙子、儿子、丈夫、情人、父亲、爷爷，或者是嫖客。《红树林》主要是写女人，当然是用男性的态度写女人。男性对女性的第一态度就是性爱，《红树林》中的主人公林岚，自然也就是为了性爱而生，为了性爱而死，她的一生都被性问题围困着，就像我为本书写的卷首语：“在欲火如炽的红树森林里，烦躁不安的叙述，宛若一匹东奔西突的马驹……”

陈年：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在其获奖演说中提到你的叙述语言令他羡慕，你是如何看待这种称赞的？我还想问的是，你认为自己的语言特色特别在哪里？尤其是与其他汉语写作者相比较。

莫言：大江健三郎精通多种文字，但好像不能阅读中文。他读过的大概是我的作品的日文译本。这说明，我的作品的日文翻译者是很出色的，我不知道他是否忠实于我的原著，但我知道他写出了很好的日文，否则也就不会得到大江的称赞。所以我现在拿不准大江称赞的是我还是译者。

你让我评价自己的语言，其实是给一个正在努力想学习谦虚的人出了一个难题，更给一个正在努力争做坦率的人和谦虚的人出了一个双重的难题，知难而进从来就不是我的天性。



我的文学殿堂里的一块最沉重的基石

——答《丰乳肥臀》日文译者吉田富夫教授问

1999年7月

吉田富夫：《丰乳肥臀》这个题目非常显眼醒目，你为什么定下这个题目呢？它象征什么？或者也可以这样问，它与这篇小说的主题有什么关系？

莫言：关于这个题目，我回答了大概有一千遍了，但我还是愿意回答您，因为回答日本人的提问是第一次。

丰乳和肥臀，从字面上来理解，就是健康、丰满的乳房和肥大壮硕的屁股，这是女性身上最令人神往的宝贝，孩子喜欢大人也喜欢，一个男人，如果不喜欢它们，那他很可能有问题。我用它作为书名，最初的用意在于歌颂母亲，或者也可以说是歌颂女性，歌颂生殖和抚养，往更深一层里说，也有歌颂大地的意思，因为把大地比做母亲，是一个惯用的比喻。当然，我不讳言丰乳和肥臀所包含着的性意识，有的人看到这个书名就想到裸体，就想到性交，这是他们的事，这样的人已经有我们的先贤鲁迅给他们画过像，他们看到女人的胳膊就会联想到性交，我就没有必要再说他们了。

这个书名的另一面，就是我对社会的一种强烈的反讽。“丰”字是绝对的褒义字，“肥”字比较复杂，用它来修饰“臀”字，讽刺的意义昭然若揭，而这种可以强烈地感觉到的反讽性，实际上大大地减弱了这个题目

的性意味，那些对这个题目大加讨伐的先生们，他们连我的讽刺都看不出来，如果不是装糊涂，就是别有用心。

我在没有动笔写这部小说之前，就决定了这个书名。出版社的人很害怕，希望我能改一个书名。我知道他们的忧虑是有道理的，我也知道用这个书名很可能会给我带来很大的麻烦，甚至会影响这本书的命运。但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还是决定用这个书名，因为无论换上一个什么样的书名，都很难表达这本书的内容，也就是说，只有这个书名是最合适的。

至于这个题目象征着什么，我实在是说不出来，即便我能说出来，也不应该说，我相信读者比我聪明，每个读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赋予它一个象征意义。它与小说主题的关系，我也不能说，作家应该少说话，让读者说。

吉田富夫：听说这部小说出版后虽然获得“大家奖”，但有些争议而遭禁，可不可以给日本读者介绍具体事实，以及你自己的看法？

莫言：《丰乳肥臀》获得的“大家奖”，是迄今为止中国奖金额最高的一个文学奖，是由《大家》文学双月刊和红河卷烟厂联合设立的。因为是首届颁发，又授给了这样一部书没出版就因为书名而被炒得沸沸扬扬的作品，所以备受关注。首届大家文学奖的评委都是著名的作家、学者，他们每个人都写出了很负责任的评语，整个的评奖过程应该说是很严肃的。领奖之后，我就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我知道中国人好犯“红眼病”，尤其是那些已经丧失了写作能力的“老作家”，他们早就对我在文学上的“离经叛道”恨之入骨，现在又看到我得了这样一个奖金丰厚的大奖，妒火和仇恨就像毒蛇一样咬着他们的心。果然没用多久，他们就发动了对《丰乳肥臀》的猛烈进攻。他们污蔑我在《丰乳肥臀》里歌颂国民党、攻击共产党，这样的罪名倒回去二十年，无疑会要了我的命。他们还利用老关系，到北京来活动串联，妄想把对《丰乳肥臀》的批判搞成一场政治运动，搞成一场阶级斗争。他们给国家领导人和政府有关部门写信诬告我，给我罗列了许多吓人的罪名，他们绝对想把我往死里整。我看过他们写给上边的信，使用的完全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语言，打棍子，扣帽子，断章取义，罗织周纳，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们还利用被他们把持的那



份臭名昭著的刊物，连篇累牍地发表攻击我的文章，他们的文章水平很低，充满了“文革”气息，像大字报一样。

《丰乳肥臀》受到批评时，我还在军队工作，上级很快就追查下来，并且成立了两个审查小组，每个成员分一章，连夜突击阅读《丰乳肥臀》，试图做出结论。他们让我做检查。起初我认为我没有什么好检查的，但我如果拒不检查，我的同事们就得熬着夜“帮助”我，帮助我“转变思想”。我的这些同事，平时都是很好的朋友，他们根本就没空看《丰乳肥臀》，但上边要批评，他们也没有办法。其中还有一位即将生产的少妇。我实在不忍心让这位孕妇陪着我熬夜，我看到她在不停地打哈欠，我甚至听到了她肚子里的孩子在发牢骚。我就说：同志们，把你们帮我写的检查拿过来吧。我在那份给我罗列了许多罪状的检查上签了一个名，然后就报到上级机关去了。第二天，我们的头儿找我谈话，说光写检查还不行，必须要有实际行动。我说您指的实际行动是个什么行动？他说，你能不能给出版社写一封信，以你个人的名义，要求出版社停止印刷这本书，已经印出来的要封存销毁。我说要禁你们去禁，我自己不能禁自己的书，但我们领导知道我的弱点，就再次组织我的同事们“帮助”我，其中当然还有那位少妇。我这个人意志薄弱，一看到那位孕妇，我的心就软了，我想，不就是一本书吗？禁就禁吧，与她肚子里的小孩子相比，我的《丰乳肥臀》算什么？于是我就给出版本书的出版社写了一封信，请他们不要加印，印出来的也要就地销毁。出版社一禁印，盗版书就铺天盖地而来，最保守的估计，盗版的《丰乳肥臀》起码有五十万本。让我弄不明白的是，既然《丰乳肥臀》有那样严重的问题，是大毒草，为什么面对着大张旗鼓的盗版他们却不管不问？我想如果他们想管的话，顺藤摸瓜，用不了三天，就会把那些盗版的不法书商揪出来。

就在那些人疯狂地批判《丰乳肥臀》时，吉林大学文学院的一群研究生竟然英勇无畏地组织了一个大型的讨论会，讨论《丰乳肥臀》，他们肯定了《丰乳肥臀》的成就，给了我很大的支持。事后，一家勇敢的小报，用很大的版面，将研究生们的精彩发言登载出来。这件事使我大受感动，深感时代已经进步，公道自在人心，那些想拉历史车轮倒退的人，注定是

不能如意的。

吉田富夫：以上上官金童为首的人物各有各的特色，确实丰富多彩，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与作者之间有什么样的“血缘”关系？他们与你自己生长过来的经历有没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莫言：他们是从天上来的，因为现实生活中找不到这样的人。我想，一个作家在一本书里塑造出了一些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的人物，这就是作家存在的价值，也是文学存在的价值。但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尽管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一个上官金童，但上官金童的性格中的缺陷，却几乎可以在我们每个男人身上找到，或者说，我们每个人心中都隐藏着一个小小的上官金童。

《丰乳肥臀》的最初构思是在1990年春天的一个上午。我在北京积水潭地铁站的入口处，看到一个农村来的妇女给两个孩子喂奶，看样子那是一对双胞胎，他们一边一个，贪婪地吸食着母亲的乳汁，而那位母亲的脸，被斜射的阳光照耀着，简直就像一位受难的圣母。我站在地铁车站的外边，久久地注视着他们，内心深受感动。我由此联想到我的母亲和我的童年。我是母亲的最后一个孩子，吃奶吃到大概五岁，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农村很普遍，因为生活艰苦，没有现在这样的营养品喂孩子，为了不把孩子饿死，母亲们就牺牲自己的健康，尽量地延长哺乳时间，我们这些孩子，把母亲几乎吸干了。上小学时，我的同学之中有一个特别娇惯的，大概八岁了吧？在课间休息时，还要跑回家去吃一次奶，老师和同学们对此熟视无睹，并没有人取笑他。由此我还想到了解放后流传在社会上歌颂党的那首民歌：党是亲娘俺是孩儿，一头扎进娘的怀，咕咚咕咚吃个饱，谁拉俺也不下来。这首民歌按时下的观点，可以算是“主旋律”作品，然而却从反面揭示了某些共产党的干部入党根本不是要为老百姓做事，而是要向党要好处。这些吃“党饭”的寄生虫，一旦党给他们断了“奶”，那就要活活饿死。开始我只是想写一个得了恋乳症的男人，吃母亲的奶吃到四十岁，母亲死了，又吃妻子的奶，与自己的儿子争食，妻子忍无可忍，与他离婚，结果这个男人饿死了。这样一个故事，我感到含有丰富的象征，当然，究竟象征着什么我还是说不清楚，我只是感觉到这里有深厚的